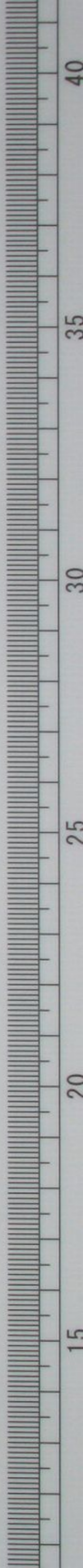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5
8



詩經通論卷十六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頌

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氏曰此特釋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主咏僖公功德又與商頌異也又曰魯頌之

文九類小雅比于商頌體制又異蘇氏曰
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
為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
之舊也按孔蘇二氏說周魯商頌之異可
謂明了矣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是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
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鄭氏曰周頌者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
位之初非也序傳亦同其意頌有在武王時作者

有在昭王時作者必以此拘釋詩所以多
滯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無韻按頌為奏樂所歌九當有韻今多無韻者舊謂一句為一章一人歌此句三人和之所謂一唱三嘆恐不必如是泥解卽一人唱一人和便已成韻未為不可也○賦也

小序謂祀文王是大序謂周公既作洛邑
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謬也按洛誥曰則
禋于文王武王又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

牛一是洛邑既成兼祀文武此詩專祀文王豈可通乎至謂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此本明堂位之邪說謂周公踐天子位朝諸侯也尤為誣妄集傳偏從序何邪

清廟鄭氏曰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此釋清廟是自杜預始以為清靜之廟集傳仍之釋清為清靜夫清與靜其義各殊安得以靜釋清乎集傳于下篇維清又釋清為清明何居濟濟整齊之意集傳釋為眾亦非也于棧樸濟濟

辟王則說不去又釋為容貌之美何居然濟濟辟王之濟濟亦只是儀度整齊非容貌之美也皆誤對越在天緊頂秉文之德來惟其秉文之德故可以對越文王在天之靈也不必以駿奔走在廟句泥在天在廟為對也不皆作不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無韻或下二之字為韻賦也

此亦祀文王之詩小序謂太平告文王乃
贅語蓋欲切合六年周公制禮作樂之說
也凡祀告文王諸詩孰非告太平乎
此篇文氣一直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
王中道而崩天命久而不已王其後世乃
大顯文王之德更以溢及于我我今其承
之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而爲曾孫者
益宜篤承之也歐蘇二氏皆如此解上四
句猶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諸語也自中庸引用爲說理之辭
于此詩上二句曰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
下二句曰蓋曰文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
已將天命與文德說作兩事謂文王之純
與天之不已無異是爲與天爲一按天命
命字必不可作實字用固已難通詳下且前
古之人從未敢以人比天此自後世意見
中庸引詩斷章取義豈可據以作解中庸
亦在禮記中凡禮記諸篇之引詩者可盡
據以作解乎前古之人又未嘗深刻談理

詩經通論 卷十一
亦起于後世必以天命與文德對於穆與
不顯對不已與純對有如是之深刻談理
者乎自鄭氏依中庸解詩然于天命命字
難通乃訓爲道嗟乎詩之言天命者多矣
何以彼皆不訓道而此獨訓道乎歐蘇爲
前宋之儒故尙能闢鄭不從其說猶見詩
之真面目後此之人陷溺理障卽微鄭亦
如是釋矣況又有鄭以先得我心于是毅
然直解更不復疑至今天下人從之乃盡
沒詩之真面目可嘆哉假以溢我我其收

之左襄二十七年引詩曰何以恤我我其
收之杜預以爲逸詩然卽此二句非逸詩
也但古人引詩原多異字左傳禮記皆然
不可爲据自當依本詩作解不必惑于所
引詩也假使也溢歐陽氏曰及也如水溢
而旁及也其解亦自明順集傳曰何之爲
假聲之轉也按何遐爲聲之轉不聞何假
也又曰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据傳以改經
失理甚矣且不明標左傳而若自爲說者
更奇烝民宣王時之詩也故子謂漸開說

理之端此詩周公作豈亦說理乎故中庸之說斷乎不可用于此詩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句緝熙文王之典句肇禋句迄用有成

維周之禎禋字通韻餘字本韻○賦也

小序謂奏象舞也朱仲晦不從以為詩中無此意是已然未嘗深考而明辨之則何以使後人不惑乎今按其說莫詳于孔疏矣孔疏本非闢序今節錄其說可為闢序用其曰序者于此云奏象舞于武之篇

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俱是詩篇故明堂位註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為象明大武之樂亦為象矣但記文于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簫管以吹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併武解其意于文王世子註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于祭統註云象管吹管而舞武

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茲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于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按孔說謂禮記諸篇下管象皆指武詩甚明蓋象者象武

王之武功也且謂武詩爲象武可也亦不得謂之象舞蓋用以爲武此後世事當時原詩安得卽以舞名乎是武詩且不可謂之象舞何況維清之詩于象舞何涉耶諸儒好穿鑿者誤信序象舞之說謂禮記諸篇所言象者卽此篇反以鄭註爲武詩及孔疏爲非此佞序之過也鄭註禮記皆是獨于此篇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似以用兵時刺伐屬文王者謬矣文王雖未嘗無武功而武功豈足以盡

言經通論 卷十一
文王文王之德至矣作樂象功乃獨象其
刺伐耶又仲尼燕居云下管象武則直言
武此尤明證而說者猶以下管象爲句武
夏籥序興爲句斯誠何心哉又墨子曰武
王因先王之樂命曰象武董子曰武王作
象樂則象自屬武詩而不可混入維清之
詩明矣

緝熙敬止言文王也故緝熙文王之典爲
句若曰維清緝熙則不類矣且清字爲起
韻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本韻子孫保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本韻戎功繼序

其皇本韻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本韻之不

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本韻不忘本韻

賦也

小序謂成王卽政諸侯助祭按謂成王或
可但不必卽政耳集傳謂祭于宗廟而獻
諸侯助祭之樂歌按四方其訓百辟其刑
不類告諸侯語又詔諸侯以不忘前王亦

不類故歐陽氏分兩章以繼序其皇之以
上為君敕其臣之辭無競維人以下為臣
戒其君之辭然以一詩作兩人語未免武
斷此詩當是周公作以為獻助祭諸侯之
樂歌而未因以勉王也其維王其崇之亦
是周公語氣若為王語不當云爾矣念茲
戎功謂諸侯協力平定天下之武功集傳
謂助祭錫福之大功謬助祭可言大功耶
蘇氏謂勉之以念祖父之功嚴氏駁之謂
成王時孟津諸侯固多存者不應專戒其

子孫也

集傳于此篇不顯維德引中庸語于前王
不忘引大學語與維天之命引中庸語洪
奧引大學語皆同皆與詩旨無涉悉為闕
文其他如鴟鴞之引孔子語靈臺之引孟
子語更不盡辨也

烈文一章十二句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祖
矣岐有夷之行本子孫保之末句無韻賦也
小序謂祀先王先公詩中何以無先公集

詩經通論 卷十一 六
傳謂祀大王詩中何以又有文王皆非也
季明德曰竊意此蓋祀岐山之樂歌按易
升卦六四爻曰王用亨于岐山則周本有
岐山之祭此說可存鄒肇敏本之為說曰
天子為百神主岐山王氣攸鍾豈容無祭
祭豈容無樂章不言及王季者以所重在
岐山故止挈首尾二君言之也又為之覈
實如此

徂沈括筆談改作岵妄改經文以就我解
最為武斷集傳從之何也王伯厚曰筆談

引朱浮傳作彼岵者岐今按後漢書朱浮
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彼徂者
岐有夷之行註云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
朱浮亦非岵字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通首密練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
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無韻賦也

小序謂郊祀天地妄也詩言天者多矣何
獨此為郊祀天地乎郊祀天地不但于成
王無與即武王亦非配天者而言二后何

耶漢儒惑其說宋儒且引此詩以爲合祀
之證其經術之疎謬可知矣此詩成王自
是爲王之成王國語叔向日道成王之德
及武王能明文昭定武烈此一證也賈誼
新書曰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
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
未既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
仁以蒞民故稱昊天焉此一證也楊雄謂
康王之時頌夸作于下班固謂成康沒而
頌聲寢此一證也然則毛鄭輩必以成王

作成其王解固泥于凡頌皆爲成王時周
公作耳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儀之本之儀式型
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本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三句無韻
三之字爲韻也

小序謂祀文王于明堂本孝經宗祀文王
于明堂以配上帝蓋當時有此說云
將奉也養也將貼羊享貼牛大牢以牛爲

主故言享位以右為尊故曰右之伊嘏文
王既右饗之亦主天言先為不敢必之辭
後乃既必之之辭故先惟言右後言右饗
集傳以既右饗屬文王言此本鄭氏然鄭
以右訓助故可如此解今集傳既訓右為
尊右亦不訓尊蓋以右為尊耳然則天右文王又右不
可通矣右之不依訓助者如既右烈考亦
右文母不得訓助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

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無韻下同。賦也下同。○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于

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此武王克商後告祭柴望朝會之樂歌周

公所作也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

作頌曰載戢干戈故知為武王克商後作

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故知周

公作

此武王初定天下始作巡守集傳舉周禮

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無論周禮偽

書不足据即曰周禮据稱周公所定然則武王時已有之乎亦為閒文矣干戈弓矢武也懿德文也三句有偃武修文意時是也夏大也鄭氏曰陳其功于是大而歌之此得古文之意集傳以夏訓中國未然周禮鐘師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祗夏鷺夏予通論曰九夏即襲左傳肆夏及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而附會為說以三肆夏襲左傳禮記諸篇王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俱杜撰祗夏鷺

燕禮賓醉而出奏陔陔作以陔作祗取音近鷺夏襲大射儀公入鷺其二夏字皆增計九夏惟一肆夏餘杜撰者六又本非夏名而妄加者二則周禮九夏可置而弗道矣惟左傳云金奏肆夏之三國語云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過渠玉藻云行以肆夏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儀禮大射燕禮皆云奏肆夏則肆夏者春秋時用之或即此詩與否不可知然係後來所用與初製此

詩之旨原無交涉可不必論若國語之繁
過渠詩中無之尤不必論也

時邁二章一章八句一章七句從何玄
子本分

章下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

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以鐘鼓喤喤磬筦

將將降福禳禳韻本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

既飽福祿來反賦本韻也

小序謂祀武王固非集傳謂祀武王成王

康王是已然三王並祭出何典禮得毋鹵

莽耶後之主祭三王之說者鄒肇敏曰文

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其成康亦祔于武

廟可知而此祭非祫非禘故止及三王耳

按成康各有專廟何得謂祔于武廟此妄

說也惟新主未成廟乃祔廟然亦只一王

如成王崩康王祔之武王廟不應有兩王

也朱允升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

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

而配以成康與此亦臆測毫無稽據主祭

武王之說者范景仁曰祀武王而述成康

見子孫之善繼也呂涇野亦曰自成康以來其功則能崇天下其德能和敬以奉祭祀武王其必享之然則祀武王之詩周公豈不曾作而直待昭王之臣作乎主祭成康之說者朱鬱儀曰祀成王康王而推本于武王也按祭禮或分或合昭王獨祀成康二王此何說也季明德曰此蓋昭王時以成康二王祫食于武王廟之詩也又曰但不知何故而舉此祭耳按時祭不當祫祫祭止一尸其辭在已亦疑之何待人駁

乎何玄子曰昭王之世始以成康備七廟然武王崩周人祀之于廟則有昊天有成命及下武二詩而康王祀廟之始無聞焉執競之詩爲成康作但二詩而以二王並言則又心疑之已乃恍然悟曰此卽所謂日祭之詩也周語祭公謀父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先王之訓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數歲祀劉歆曰祖禰則日祭按日祭之典雖于他經無所見而國語兩及之然則成于昭爲祖康于昭

為禴執競之詩當是于日祭上食時歌之
故以二王並言愚按日祭雖出國語而祖
禴日祭僅見于劉歆之言其然耶否耶然
何氏搜索及此亦為難能聊存之以逆此
詩之難可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韻本
一第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
于時夏韻本
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周公作也按

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指此
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故知周公作也郊祀有二一冬至
之郊一祈穀之郊此祈穀之郊也小序謂
后稷配天此詩中語是已集傳猶不之信
但曰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意以無祀天
之文也古人作頌從簡豈同雅體鋪張其
辭乎可謂稚見矣

陳常于時夏郊祀每歲常行時是夏大為
陳此常行之禮于是大之樂歌也集傳云

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竊恐詩意正不明順如此

思文一章八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本韻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神。全。在。虛。字。本韻

茹於皇來牟叶本韻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

康年命我眾人叶本韻序乃錢鎛奄觀銍艾韻本

叶帝賦也

小序謂諸侯助祭遣于廟甚迂詩既無祭事天子于諸侯何不敢斥言之而呼臣工

車右如以卑告尊不敢斥言之例乎集傳

謂戒農官之詩若是則當在雅何以列于

頌乎鄒肇敏曰明堂朝覲則我將載見諸

詩是已至耕籍豈容無詩嗟臣工正指公

卿大夫之屬至嗟保介則義益顯然其為

耕籍而戒農官益可据矣其說近是

今以耕籍之義解之在公公家之事即耕

籍之禮也茹度也來謀來度即戒其從耕

籍以起下文也保介鄭氏曰車右也月令

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

詩經通論 卷十六
閭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披甲執兵也孔氏曰知保介爲車右故卽引月令以證之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于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而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卽車右也以農事敕車右者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于其間常見勸農之事故敕之也不敕御人以御人專主于御車也其說甚爲詳明是保介爲車右本無與于農事此因農事而出措

耒耜于車右故敕之也作集傳者並不閱註疏或閭之不能了乎曰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以保介爲籍田之官杜撰殊甚夫保介爲農官之副不知何者爲農官之正乎維莫之春夏正三月也鄭氏謂周之莫春于夏爲孟春以合月令孟春天子耕籍之說夫月令作于秦人此詩作于武王之世安可以後證前且寅月安得有來牟乎

臣工一章十五句

詩經通論 卷十六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
發爾私終三十里本韻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本韻叶穀

○賦也
小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按春爲祈穀夏
則雩矣集傳謂亦戒農官之詩辨見上
何玄子曰康王春祈穀也既得卜于禰廟
因戒農官之詩家語孔子對定公曰臣聞
天子十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
尊祖親考之義也又在襄七年夏四月三
十郊不從孟獻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十筮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啟蟄後郊郊而
後耕今既耕而不郊宜其不從也愚以此
詩章首有成王昭格之語是此詩作于康
王之世乃主作龜禰宮而言不然周自后
稷以農事開國卽欲敕農官何不于始祖
之廟舉始祖爲辭而顧于成王何取乎其
說亦巧合存之

集傳曰成王始置農官而常戒命之也季
明德駁曰農事古人所急治農之官自古
有之况武王所重者民食豈待成王而始

置哉是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毛傳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孔氏曰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于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按傳疏之說甚明詩意只如此非可鑿然以典制求之是三十里與十千之義各別不得聯合以解明矣自鄭氏篤信周禮引之曰

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經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云萬耦亦誤言三十里者舉成當云五千耦數孔氏又疏之曰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按周禮之說本襲考工記匠人九夫爲

詩經通論 卷十六
井句而增廣爲此說必不可據詳見周禮
通論孟子曰方里而井則三十里爲三十
井一夫百畝一井八夫三十里之地僅二
百四十夫耳安得有萬夫今欲以萬夫合
三十里之地只得謂以百乘百嗟乎詩意
果如是乎且一里八夫乃云三夫爲一里
尤謬不特詩言萬夫非百夫之以百乘百
而三十里亦非百夫也其曲紐妄合誤而
又誤欺世乃如此集傳本之曰三十里萬
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

三十里舉成數也嗟乎無論其不當從鄭
之妄說也且于鄭箋孔疏毫釐不解鄭孔
謂三十里百夫之地非謂萬夫之地也鄭
引周禮萬夫有川之文非謂四旁有川也
周禮萬夫有川是一川萬夫今作四旁有
川是爲四川當有四萬夫矣鄭謂三十三
里少半里今言三十三里有奇又誤也不
詳來歷不解文義直與稚子塗鴉何異乃
以註經而後世羣遵之而習讀之不可曉
也又曰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

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亦謬君言私民言公正見其交相忠愛處乃因詩無公字遂認私字為無公田之貢法可乎且依其解為戒農官國中地少郊野地多何為僅戒國中之農官而不及郊野乎又其云溝洫用貢法亦誤辨見孟子通論請野節
噫嘻一章八句

簡陽李志鴻校

詩經通論卷十七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周頌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全。在。意。象。之。間。絕。不。著。迹。賦。也。此。而。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射。音。妬。庶。幾。賦。本。韻。也。

小序謂二王之後來助祭宋人悉從之無異說自季明德始不從曰序似臆說武王既有天下封堯後于薊封舜後于陳封商

後于杞而陳與杞宋爲三恪此來助祭獨言二王之後何爲不及陳耶竊意此詩必專爲武庚而發蓋武庚庸愚不知天命故使之觀樂辟雖以養德庶幾其能忠順耳鄒肇敏踵其意而爲說曰武王西雝之客蓋指祿父而夏之後不與何者鷺白鳥也殷人尙白武王立受子祿父爲殷公以撫殷餘民而不改其色故亦有斯容與亦白其馬皆不改色之證也後儒見武庚以叛見誅舉而棄之不屑道必以我客屬嗣封

之微子夫由後而知鴟鴞毀室罪存不貫由武王之世觀之則武庚固殷之冢嗣亦由丹朱在虞商均在夏三恪莫敢望焉周之嘉賓孰先武庚者無問其賢否也較季說尤爲宛轉盡致矣何玄子又踵兩家之意而別爲說曰周成王時微子來助祭于祖廟周人作詩美之此與有瞽有客皆一時之詩爲微子作也何以知其爲微子也微子之封宋也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故有客之詩曰亦白其馬商尙白

也鷺乃白鳥而我客有客似之意者其衣服車旂之類皆用白與此以知其爲微子也何以知其成王時來助祭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作微子之命是則微子之封宋自成王始命之此以知微子在成王時來助祭也愚按微子之命篇語乃僞古文不足據若以尙白爲言則武庚亦必仍舊制安見非武王時武庚來助祭而必成王時微子來助祭乎是仍與季鄒揣摩之說無異也總之序說原

有可疑者三周有三恪助祭何以獨二王後一也詩但言我客不言二客二也此篇言有振鷺之容白也有客篇明言亦白其馬似指殷後而不指夏後三也有此三者故或以爲武庚或以爲微子所自來矣以今揆之微子之說較優于武庚且有左傳以證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按周之隆宋自愈于杞蓋一近一遠近親而遠疎亦理勢所自然也商頌亦稱嘉客指夏後此稱

客指殷後也宋國之臣言宋事則宜爲微子而非武庚也有事膳焉亦來助祭之證集傳引序說者乃引左傳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之語然則只說得宋遺卻杞矣

振鷺二章章四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本韻賦也。

小序謂秋冬報不言其所祭亦是闕疑之意鄭氏謂嘗烝謬蓋誤泥烝畀祖妣句也下不云以洽百禮乎且亦未有一詩用爲

一時之祭者何玄子駁曰使當大禘之時用享祀之禮而告神登歌乃首舉豐年爲辭毋乃不類之甚而祖妣獨無恫乎是也蘇氏以爲秋祭四方冬祭蜡亦揣摩之說亦犯一詩兩用之弊集傳曰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盡舉諸祭言之蓋亦雜而無主矣何玄子懲其弊單以爲冬報八蜡立意固是然亦無確證仍不若且依序謂秋冬報以闕其所疑之爲得也王介甫主祭上帝更非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起二句無韻設業設虞崇牙

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

舉韻本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

止永觀厥成賦本韻也

小序謂始作樂而合乎祖近是祖文王也

成王祭也何立子因以為大禘禘亦合也

又曰序意謂成王至是始行合祖之禮大

奏諸樂云爾非謂以新樂始成之故合乎

祖也

我客戾止雖或有他王之後在然自以微
子為重書亦曰虞賓在位重先代後也此
詩微類商頌那篇固知古人為文亦有藍
本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韻本有鱣有鮪鱧鰭鰪鯉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賦本韻也

此周王薦魚于宗廟之樂歌小序謂季冬

薦魚春獻鮪按月令季冬日乃命魚師始

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又季春日

薦鮪于寢廟序全襲之為說則知作小序者漢人也以秦月令釋周詩謬一一詩當冬秋兩用謬二上云多魚下二句以六魚實之鮪在六魚之內而云春獻鮪謬三月令季冬夏正建丑之月也孔氏曰冬月魚不行乃性定而肥故特薦之此釋潛之義今又引月令季春薦鮪之說則魚是時已不潛矣與詩意違謬四 古人為文亦宜集傳直錄月令之文以釋詩謬竊取序意若示與序別者尤陋 王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叶上天子穆

穆本韻○賦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

考叶上綏于孝子韻本○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叶上克昌厥後韻本○綏我眉壽介

以繁祉既右烈考叶上亦右文母詩本韻○此

韻甚奇又凡四章二三四章皆有韻而二四

兩章皆先有韻後紙韻前後相關音調纏綿

為奇變

小序謂禘太祖謬周之太祖后稷也据禮

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后稷所

自出為譽詩無及于譽稷前人已辨之今
 按篇末曰烈考文母于禘義尤萬里
 此武王祭文王徹時之樂歌孔子曰以雍
 徹可證集傳亦援論語而又引周禮鍾師
 及徹率學士而歌徹之文頗為蛇足此詩
 徹時用豈名徹乎周禮之妄也三蘇氏曰
 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
 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
 耳不遂廢其文也愚按或謂周公始定諱
 武王時尚未有此亦一說四章烈考亦文王

集傳是毛傳謂武王嚴氏主之烈考文母
 明相對偶子豈可與母對而且居母上耶
 右為尊故謂其神在右猶云如在其上也
 毛傳訓助于此處難通

雝四章章四句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革有鷩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本韻八
 句惟一出韻餘皆此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
 韻漢柏梁詩本此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
 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本韻叶上祜以介眉壽下凡三
 句一韻秦功德碑本此賦也

詩經通論

卷十七

周頌

七

小序謂諸侯始見乎武王廟按當云成王朝諸侯始來助祭乎武王廟之詩也詩首載字毛鄭皆訓始合之詩中率見昭考之句則載之訓始無疑集傳訓則不知何謂又曰發語辭夫既訓則則不當云發語辭矣若為虛字之則則乃承接之辭豈可作發語用也倅革轡首也有鴿毛傳謂有法度鄭謂金飾貌其謂金飾貌者韓奕倅革金厄蓋依像金厄而言也集傳謂聲和蓋本商頌八鸞鷁鷁而言也當于後三說中

求之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韻本

賦也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韻本

繫其馬韻無薄言追之左右綬之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韻本

小序謂微子來見祖廟向來從之惟鄒肇敏曰愚以為箕子也書載武王十三祀王訪于箕子乃陳洪範此詩之作其因來朝而見廟乎淫威降福亦即就箕疇中嚮用

五福威用六極遂用其意言前之非常之
凶禍今當酬以莫大之福饗蓋祝之也此
說甚新以威福合洪範尤巧而確存之蓋
謂微子則當爲成王之朝謂箕子則當爲
武王之朝故此說與序說皆可通鄒又駁
序曰微子在武王之世既不爲周也羈又
不爲周也臣又未爲周也客何緣來見祖
廟乎此說則非矣上所謂謂微子則當爲
成王之朝是也何曾必謂武王之朝乎
章一有萋有且敦琢其旅鄒肇敏曰有萋有

且薦其邊豆也敦琢爲玉旅爲陳蓋來朝
之享禮所謂旅幣無方也禮記云邊豆之
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見情也丹漆
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
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
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
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
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以此觀之萋且敦琢之義曉然矣又按巷
伯萋兮斐兮韓邊豆有且皆可互證何以

作敬慎解棧樸追琢其章豈選擇之謂乎
 按鄒釋此二句詩可謂發千古之矇矣何
 玄子因鄒言巷伯萋斐遂謂萋當作縷且
 卽籩豆有且之且且乃薦帛之具薦縷于
 且故曰有萋有且禮器言諸侯助祭之事
 郊特牲言諸侯朝享之事而皆言束帛加
 璧之禮則此詩言有萋有且之卽爲束帛
 敦琢其旅之卽爲加璧明矣亦通

有客三章章四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

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無韻賦也

小序謂奏大武是卽名大武亦名象武墨
 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命曰象武凡禮記
 諸篇所云下管象或云下管象武卽此詩
 也謂之象者象其武也詳見維清篇又明
 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
 舞大武或疑象自象大武自大武按管爲
 吹或吹或舞皆此詩也以其武又或云象
 舞焉此周公作左宣十二年楚莊王曰武
 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

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是也
集傳曰春秋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
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按傳云武
王克商作未嘗云自作豈可以辭害意又
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以卒作首
尤夢夢自誤如此而反泥作之一字謂前
人誤何耶或因左傳云卒章遂分上一句
為一章下五句為一章者又非也卒意即
卒句猶之不可以辭害意也
武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
世克孝本韻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
夜敬本韻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本韻賦也。

小序謂嗣王朝于廟然不言何時何玄子
引殷大白副墨曰武王既葬而耐主于廟
似為得之蓋以首三句為方在喪之辭曰
嬛嬛在疚也鄭氏曰除武王之喪將始即
政朝于廟也集傳本之曰成王免喪始朝
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按首二句必非除
喪之辭

閔子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子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多○少○完○轉○曲○折○
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
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無
也賦

此成王既除喪將始即政而朝于廟以咨羣臣之詩集傳曰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何玄子曰此詩雖對羣臣而作以延訪發端而意止屬望昭考至小慈篇始道其延訪羣臣之意耳如

此讀詩細甚

訪落一章十二句

○直○起○妙○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本韻○賦○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本韻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本韻

此羣臣答訪落之意而成王又答之也小序謂羣臣進戒嗣王只說得上半集傳曰上章云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于下章云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愚向者亦不敢

以一詩硬作兩人語惟此篇則宛肖上章先以敬之直陳意甚警切下皆規戒之辭下章則純乎成王語故敢定為此說今皆以為成王謂其既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又述其自答之言豈不迂而且拙乎且凡頌詩豈必王者自作大抵皆臣工述之耳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三百篇言學之始

敬之二章章六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荈蜂自求辛螫肇允

憤懣嘖發為古奧之

彼桃蟲賦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

本韻也

小序謂嗣王求助集傳謂亦訪落之意皆近混此為成王既誅管蔡之後自懲以求助羣臣之詩

莫予荈蜂自求辛螫猶云莫予毒也已古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提予我字以便文耳莫我肯德言無肯德于我莫予荈蜂言無荈蜂于我此嚴氏說甚明自求辛螫猶言自己已求之也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毛

傳云桃蟲鷦也本爾雅又云鳥之始小而終大者郭璞曰鷦鷯小鳥而生鷦鷯陸璣曰俗語鷦鷯生鷦鷯按鷦鷯雖小鳥亦鳥也安得以蟲名且莊子謂其所棲不過一枝不云桃枝也爾雅之說已自難信而郭璞復實之以生鷦鷯之說幾曾見鷦鷯生子為鷦鷯來其附會更何疑若鷦鷯生子為鷦鷯不知鷦鷯又何物所生乎且詩第二云鳥不云大鳥也今為彼說以桃蟲為小鳥勢必以鳥為大鳥增添語字以就已說可

乎總之若使桃蟲為鳥詩決不又云拚飛維鳥矣蓋謂蟲之小物忽變而為飛鳥以喻武庚其始甚微而臣服後乃鷦張也詩緝載張氏曰猶言向為鼠後為虎不必謂桃蟲化為鳥也其見與子合

小豸一章八句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寫一。家。及。工。作。人。儼。然。在。目。摹。神。主侯伯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噴。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傲。載。南。畝。也下。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同

其傑韻本厭厭其苗綿綿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韻本○有飶其香邦家之光韻本有椒其馨胡考之寧韻本匪且有且音疽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韻本

小序謂春籍田而祈社稷今按詩無耕籍事亦未見有所意也劉公瑾謂秋成之祭薦新于宗廟而歌此亦第以詩中烝畀祖妣一語耳何玄子謂孟冬臘先祖五祀本月令文以秦世事釋周世詩當乎否乎總

不若集傳謂此詩未詳所用闕疑之爲得也然又曰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蓋以萬億四句與豐年同然彼簡此詳亦不得執彼以例此

大抵此篇與下良耜相似皆有報意無祈意

章澤澤鄭氏訓解散若是則以澤作釋何如依本字謂方春土脈動潤澤可耕之爲得乎耘芸同釋文惟爲除草集傳云去苗間草始耕之時未嘗有苗何云去草間苗

乎。○三章餽毛傳曰芬香也非是使餽為芬香不當又云其香矣餽字從食只是飯食之類所謂于豆于登其香始升是也胡毛傳曰壽也胡之訓壽亦未聞按儀禮士冠曰胡福少牢曰胡壽皆與遐通使胡為壽少牢不當云胡壽矣又解頤新語曰說文云胡生頰垂也老狼亦垂胡今老者或有此狀故詩人取之然据此亦只是老人之狀非訓壽也且猶籩豆有且之且薦也謂非謂薦孰始有此薦也非謂今豐年始獲

此豐年也蓋自后稷以來已如斯矣

載芟三章二章十二句一章七句

畎畹良耜俶載南畝韻本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韻本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饗伊黍韻本賦

○其笠伊糾其縹斯趙以薊荼蓼韻本荼蓼朽

止黍稷茂韻本止○獲之揜揜積之栗栗其崇

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韻本○百室盈止婦

子寧韻本止殺時特牲有捄其角以俎以續續

古之人韻無

小序謂秋報社稷近是詩云殺時特牲是

王者以大牢祭也嚴氏曰此詩為報社稷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穫也

二其笠伊糾謂以繩糾結于項下也 三揜揜亦積實之意毛傳謂獲聲恐非

良耜三章一章七句二章五句一章六

句

絲衣其紕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及鼐上基 叶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放胡考之休 韻 叶 本 賦也

小序謂繹賓尸其非有三天子諸侯名繹大夫名賓尸此舊說具見春秋儀禮今以繹賓尸連言一也彼既以賓尸為言即以有司徹證之其云婦堂黻尸俎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今何以告濯告充告潔一如正祭乎佞序之徒為之說曰自堂徂基尸儻于門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羊先出而牛從之鼎先出而鼐從之意謂正祭日不即徹至繹之日始徹于門外然則詩何以言廢徹不遲乎即儀禮果如是亦不可据

儀禮以解詩也二也据舊解絲衣爵弁爲士服然何以天子之釋獨使士鄭氏曰釋禮輕故使士非杜撰禮文乎三也集傳不用釋賓尸之說是已但謂祭而飲酒之詩甚混鄒肇敏主蜡祭亦臆測故且闕疑序下有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按其言尸與序同其言靈星與序大異古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之屬無尸其謂有尸者妄也孔氏曰漢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耳未知

高子之言是此否又或者宗之以爲祭靈星之詩愚按漢志張晏註附會靈星卽農祥故樂從其說者以爲卽祭農祥之星孔謂漢高始立靈星祠他史傳無見則是漢人之語無疑而詭托之高子者也又按高子卽公孫丑所引論小弁之詩而孟子所斥爲固哉者無論其僞卽使屬眞亦同爲固執而不可從矣宋陳祥道宗之而明之鄒氏何氏或竭力以證其說甚矣末世之好誣也又按人謂序爲子夏作高子爲孟

子同時人子夏何為引戰國時人語耶

絲衣一章九句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

師。本韻熙之嗣。賦也。

小序謂告成大武又謂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按左宣十二年隨武子曰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武曰無競維烈明分酌之與武不得以此詩為大武也特以左宣十二年楚子以耆定爾功為武之卒

章賚為三章桓為六章其說支離未可信杜預曰三六之數與今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其說當矣不知者以楚子所云缺一二四五章故以酌屬之大武耳又漢書禮樂志曰周公作勺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序似襲之而增以養天下其于詩之言遵養者亦不切故序說皆不可用也集傳云頌武王之詩但不知所用此固闕疑之意然又云酌及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節樂之名如云武宿夜云爾其

說亦支離他詩篇名亦有不用詩中字者
又何居武宿武僅見于祭統他經傳亦無
見也

酌一章八句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
土于以四方本韻邦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
以間本韻之賦

小序謂講武類禡純乎杜撰又云桓武志
也亦泛混似亦因楚子以此篇為武之六
章而云集傳謂此頌武王之功固亦闕疑

然又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今之
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嗟乎何其無學識至
于此也左傳杜註竟未曾閱乃据楚樂章
之篇次見上反疑詩之失舊乎詩三百五篇
經孔子手定故曰詩三百其無闕失可知
又曰雅頌各得其所則雅頌尤自無闕失
也不然何以云各得其所耶楚子在魯宣
公時孔子去宣公僅百一二十年其間初
無若秦火者何以大武一篇僅存三章而
失其一二四五四章乎若然孔子僅從闕

言經通論 卷十七
失之餘掇拾其殘編斷簡而已其何以明
詩教于天下乎可謂不察而妄談矣又曰
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諡則其謂武王時作
者亦誤矣辨見武篇且既以此爲誤何以
獨信其前說乎况乎以不誤爲誤也又曰
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
用之于其事也歟仍依戀于序而不忍置
故愚謂佞序者莫若朱也
間毛傳曰代也嚴氏曰多方云有邦間之
鄒肇敏駁之曰按多方之誥曰乃惟有夏

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蓋
言夏喪邦而殷代之與此處間之不同彼
之字屬夏此之字屬天能左右之日以於
昭于天皇以間之蓋儼然以武配天也愚
意桓詩卽明堂祀武之樂歌此意亦新存
之

桓一章九句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我徂維求
定時周之命於釋思二思字韻賦也

小序謂大封于廟此因篇名賚字而爲言

也按此等篇名實不知何人作亦不知其
意指所在千載後人豈能測之乃据此以
釋詩可乎詩中無大封之義也又曰賚予
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則直本論語周有
大賚善人是富爲辭矣則愚謂其依篇名
說詩何疑乎集傳曰此頌文武之功而言
其大封功臣之意其言大封功臣固不能
出序之範圍而云頌文武之功尤謬此篇
與下般詩皆武王初有天下之辭二篇皆
無武王字故知爲武王又以詩中皆曰時

周之命是武王語氣也此篇上言文王下
言我者武王自我也若謂頌文武之功則
必作于成王詩卽無武王字其云我應受
之及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豈成王語氣
耶又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辨見
上
此武王初克商歸祀文王廟大告諸侯所
以得天下之意也
敷布也施也時是也釋聯續不絕意思語
辭布施是政使之續而不絕不敢倦而中

言終通言 卷十七 三
止也正對上文王勤止意我祖維求定二
句明是返商以來之辭云我往而求定者
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得王也於繹思又
重申已與諸侯始終無倦勤之意

賚一章六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詩○得○稅○禾○嶠允猶翕河敷
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無韻也○王詩
小序謂巡守而祀四嶽河海近是此亦武
王之詩時邁亦武王巡守意彼之巡守封
賞諸侯此則初克商巡守柴望嶽瀆告所

以得天下之意固在時邁之先也詩原無
次第不得拘求之

嚴氏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
逆河註云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然則
翕河卽逆河也是
般一章七句

賦一
 命
 大
 夫
 以
 簡
 陽
 李
 志
 鴻
 校

詩經通論卷十八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魯頌
 集傳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故
 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于是乎有頌以
 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
 頌按謂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本
 明堂位之邪說且因之謂魯于是乎有頌
 以為廟樂此非揣摩杜撰之說乎于是明

言經通論 卷十八
知其無廟頌謂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始指其實焉然則以前何必爲此誣妄之說多其曲折乎又曰夫子因其實而著之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嗟乎豈不冤哉魯頌有何非何失商周之頌爲廟頌惟天子有之諸侯不得有也今魯頌多變而爲頌其君上若是則天下之民可以頌天子一國之民亦可以頌諸侯安見諸侯之不可有頌而爲僭哉說夫子存魯頌所以彰君上之過爲春秋之法

既寃魯又寃夫子吾誠不知其何心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

本韻下同有駟有

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本韻

下同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

駟有駟有駢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

才韻本○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

有駟有駢有雒以車釋釋思無斃思馬斯作

韻本○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

駟有驪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韻本

小序謂頌僖公黃東發力辨僖公非賢君

而季明德本之以此詩為美伯禽牧馬之盛然亦無所据也若大序謂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更無稽

思無邪本與上無疆無期無斁同為一例語自聖人心眼迥別斷章取義以該全詩千古遂不可磨滅然與此詩之旨則無涉也學者于此篇輒張皇言之試思聖人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不言駉篇也蓋可知矣

駉四章章八句

吾駉不眠其心也

有駉有駉見、委、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韻本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韻本于胥樂兮
結句無韻○有駉有駉彼乘牡風夜在
與也下同公在公飲酒韻本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
歸韻本于胥樂兮○有駉有駉彼乘駟風夜
在公在公載燕韻本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
穀詒孫子韻本于胥樂兮

小序謂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云僖公未有据云君臣之有道尤不切合集傳云燕飲而禱頌之辭無以定其為何公何事也季

明德以為美伯禽君臣說見上篇振振鷺亦興也集傳以為鷺羽之舞下文醉言舞始言舞事不應先言舞器又三章醉言歸不言舞上何以言舞器乎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本言觀其旗其旂旒旒鸞聲噦噦本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踟躕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本韻○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

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本韻○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

慎威儀維民之則本韻允文允武昭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本韻○明明魯侯克明

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本韻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本韻○濟濟

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本韻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本韻○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本韻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本韻。○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本韻。興而比也。

小序謂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既非頌僖公，又詩言既作泮宮，非修也。蓋本王制泮宮為諸侯學宮之說，則泮宮其前此矣。故以為修也。詳許魯齊謂頌伯禽之詩，蓋伯禽有征淮夷事，見于費誓。若僖公則十六年冬從齊侯會于淮，而為齊執。明年九月乃得釋歸。詩言縱夸大，不應以醜為美。至于

如此也。奈何舍其可信而從其不可信哉。魯頌四篇末篇為僖公詩，有明據。此篇為伯禽，亦有據。吾固未嘗敢因此篇為伯禽，而以前二篇皆為伯禽。若序因末篇為僖公，而槩以前三篇為僖公，則過矣。泮宮宋戴仲培明楊用修皆以為泮水之宮，非學宮。其說誠然。按通典載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泮為水名，可證魯侯新作宮于其上。其水有芹藻之屬，故詩人作頌，因以采芹藻為興。謂既作泮宮，而淮夷攸服。

言其成宮之後發祥而獲吉也故飲酒于
是獻馘于是獻囚于是獻功于是末章乃
盼泮水之前有林而林上有飛鵝集之因
托以比淮夷之獻琛焉通篇旨意如此自
王制以爲諸侯之學宮此漢儒之說未可
信也使泮宮爲諸侯學宮則諸侯作學宮
乃其常事詩何以便謂使淮夷攸服乎說
者曰漢儒謂學者以詩中匪怒伊教一語
夫先之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遊
之和樂耳又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下卽繼

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此自指從邁之多
賢言非關學也又有四說可以直折其非
詩曰泮水又曰泮宮言泮水者水名也言
泮宮者泮水之宮也文義自明名泮宮者
猶楚之渚宮晉之虜祈之宮也今解之者
曰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于辟離故曰泮
水以泮水之泮作半于辟離已自杜撰無
理又以半于辟離之水而作字爲泮以名
之何其展轉曲折可笑之甚乎若泮宮本
爲泮水之宮今以泮水爲泮宮之水顛倒

言經通論 卷十八
不順一也詩又曰泮林明是泮水之林今
既以泮爲半壁之形而又以半壁之形呼
其林爲泮林可通乎亦將爲半林乎二也
首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猶之如鬻沸檻
泉言采其芹于水澤之地多水草而云也
今以爲築土所製半壁之形其水幾何恐
未必遂多芹藻之類又此詩爲魯人所咏
言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就泮水所有以興
作泮宮之意必當時魯人原得入而游樂
焉故如此云若以爲魯侯所製之泮水則

魯人安得思樂于此乎故孔氏知其弊爲
之說曰此美僖公之修泮宮述魯人之辭
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卽泮宮之外水
也此因說詩者不順其義故疏之者每致
難通必爲之迂回其說以泮水爲泮水之
外試問詩言思樂泮水固是思樂泮水之
外否乎三也詩曰從公于邁曰魯侯戾止
泮宮必在郊外之地若夫學校豈有不在
國都中者四也此四者人自不細心察耳
作序者祖述王制以說詩而其言遂牢不

言經通論 卷一
可破後人且繪辟廡爲全壁之形泮宮爲
半壁之形俗語不實流爲丹青不信然乎
又明堂位云類卽周學也說苑云泮諸侯
鄉射之宮鄭氏註禮記云類班也所以班
政教孔氏疏魯人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
于類宮云謂于類宮之中告后稷將以配
天也當時解泮宮者又或以謂周學或以
謂諸侯鄉射之宮或以謂后稷廟而鄭氏
亦復二三其說可見原無一定之說如此
則安得信王制謂諸侯學鑿然不可易哉

集傳知于僖公不合故但曰此飲于泮宮
而頌禱之辭于第三章下云此章以下皆
頌禱之辭謂獻馘獻囚獻功獻琛皆是末
祝其未來事尤堪絕倒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韻本
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韻本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黍稷重穆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
民稼穡韻本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
禹之緒韻本也賦○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

岐之陽實始翦商韻本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
 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韻本○乃命魯公俾
 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韻本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韻本春秋匪解享
 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韻本享以騂犧是
 饗是宜降福既多韻本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韻本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
 毛魚載羹邊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

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韻本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韻本○公車千乘朱英綠縵二矛重弓公徒三
 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則莫我敢承韻本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
 髮台背壽眉與試韻本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
 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韻本○泰山巖巖魯
 邦所詹韻本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韻本○保有鳧繹
 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韻本及彼南夷

言新詩 卷十一
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韻本○天錫公
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韻本魯
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
多受祉黃髮兒齒韻本○祖來之松新甫之柏
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稱有舄路寢孔碩新
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韻本
小序謂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字也人多非
其復周公之字句予謂此即用詩中語亦
未爲非也大抵時至春秋諂諛之意多規
諫之風少僖公庸主而頌之則此時可知

矣集傳曰闕宮時蓋修之故詩人歌咏其
事以爲頌禱之辭而推本后稷之生以下
及于僖公耳影響闕疑要亦自可然謂修
闕宮則非也泮水序以爲修泮宮者以諸
侯原有學宮不因僖公而作故強名曰修
今無故而拾序之殘唾亦曰修何耶末章
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豈修舊廟乎蓋闕
宮卽新廟集傳未喻斯旨遂使詩之首尾
不相貫通成爲兩截矣所作新廟不知何
廟或謂后稷廟固謬或謂周公廟亦非大

廟魯原有之若是則亦修耳何云作乎意
當時禘廟莊公廟也春秋閔二年吉禘于
莊公必是奚斯在閔公初立之時作茲因
僖公祀禘廟而追述其作者而言也閔即
以是年薨故亦謂新廟也然則此詩當為
僖公祀禘廟而史臣作頌以夸大褒美之
又或謂僖公始僭郊祀之禮以后稷配及
以天子禮樂祀周公悉耶說

一二章 祀先公直從姜嫄后稷大玉交王溯
來借以鋪張祖宗以來之盛大而後及于

本國魯公之始封如此長篇應得此等冒
頭也。三章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是饗是宜此祈穀之郊非冬至之郊也祈
穀之郊諸侯皆得行之。四章 白牡騂剛見

周亦不專用騂言其無不備也且以白騂
成文猶後言朱英綠縢之意毛傳遂謂白

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鑿說也何据而分
之耶集傳復為之說曰白牡殷牲也周公

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
故用騂剛尤為飾說此絕類三家村老人

詩經通論 卷十一
說古事毫無稽據也犧尊尊足或耳爲犧首之形毛鄭不見古器故云有沙飾解之者以沙作娑謂刻鳳形于尊其羽娑娑然絕可笑宋時古器大出而集傳猶云犧尊畫牛于尊腹會見尊腹畫全牛之形者三壽作朋當如集傳後一說謂與岡陵等而爲三春秋時宜或有此巧語耳○五章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以爲周公意或取周公之事以夸大僖公之能法祖耳
此三百篇中最爲長篇然序事近冗而辭

亦趨美熟一路文章風氣洵有升降也以語句多不無複雜之病如曰春秋匪解又曰秋而載嘗夏而福衡曰享以騂犧又曰白牡騂剛曰黃髮台背又曰黃髮兒齒皆是也

闕宮九章四章章十七句一章章十六

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章從集傳

四章脫一句故謂五章章十七句今按第四章本無脫句又正之

商頌

序謂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

詩經通論

卷十一 魯頌

七

本魯語閔馬父語也

魯頌應附周後商頌又附魯後者以其為前代也次第當如此

商頌五篇文字風華高貴寓質樸于敷腴運清緩于古峭文質相宜允為至文孰謂商尚質耶妄夫以為春秋時人作又不足置辨虞廷賡歌每句用韻商頌多為此體正見去古未遠處

集傳曰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按商頌無闕文亦無疑義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韻本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

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韻本庸

鼓有斲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韻本自

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韻本願

予烝嘗湯孫之將賦本韻也

小序謂祀成湯是矣但不知何人祀鄭氏

以為大甲金縑氏以為武丁皆揣摩之論

磬鄭氏謂玉磬未然磬有玉有石古人隨

用何以知是玉磬乎孔氏因以為非石磬

要是佞說夫樂惟有八音今分玉石不成
有九音耶集傳曰周以磬為堂上升歌之
樂尤謬磬在堂下玉石同之夾無玉磬在
堂上石磬在堂下之理堂上之樂以笙為
主堂下之樂以磬為主故小雅謂笙磬同
音此云依我磬聲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韻本
既載清酌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韻
假無言時靡有爭韻本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

輒錯衡八鸞鷁鷁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商、頌、多、夾、五、言
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子
烝嘗湯孫之將賦本韻也

小序謂祀中宗本無据第取別于上篇又
以下篇而及之耳然此與上篇末皆云湯
孫之將疑同為祀成湯故集傳云然然一
祭兩詩何所分別輔廣氏曰那與烈祖皆
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
則及于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
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此說似有文

理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古。人。為。文。定。不。肯。平。淡。必。借。事。以。見。異。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

湯不。知。者。反。以。是。本。證。古。人。正域彼四方本。證。古。人。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本。商

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本。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糝是承本。邦。畿。干

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本。四。海。來。假。來。假

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本。韻。與。析。叶。百祿是

何本。韻。與。河。叶。賦。也。

詩明言武丁孫子孫子者對湯而言上曰

商之先后是湯也集傳猶不之信第為泛說何耶其解武丁孫子若謂武丁之孫子然屬祭者自謂于是以武王靡不勝亦為自贊之辭絕非理

毛傳曰玄鳥皐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依毛解詩儘自明順何必喜怪耶又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

詩經通論 卷一 商頌 三
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禘而生契
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與毛傳亦
合自呂覽創為異說以為吞黿卵而生而
史記承之諸緯書亦並為其言鄭氏乃以
之說經不可從也今人居數千載下豈能
逆測古事但依文說經不必先立主見如
生民詩文義實似謂履迹而生者不必為
之闢異也此詩實無吞卵而生之文義不
必為之好異也武王靡不勝湯有武功故
曰武湯武丁伐鬼方故亦曰武王正見其

王繩祖武也景員維河朱鬱儀曰湯有景毫
千之命高宗亦自河徂亳此云景員維河殷
受命咸宜者舉湯暨武丁會諸侯之地而
三言也員與云通語助辭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
商本韻。賦。也下同。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
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
有截本韻。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

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韻本○受音節高華小球入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

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韻本○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何天之龍敷奏其

勇句移上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韻本○武王

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

三葉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韻本既伐昆吾夏

桀韻本○昔在中葉有震且業韻本允也天子降

予註疏本作于卿士韻本實維阿衡實左右商

王韻本

小序謂大禘說者謂禘則功臣與祭徵之

于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

享之詩未有阿衡之語也按禘者據禮文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今惟言契

而不言契之所自出似非禘矣集傳謂今

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疑為禘祭之詩

彼意似謂禘不及羣廟之主惟禘及之然

詩中未嘗有及羣廟之主語相土未為王

無廟也豈認相土為廟耶更難曉愚按禘

祭之說更不如禘抑或商之禘不必所自

出耶

三至于湯齊蘇氏曰至湯而王業興與天命會也非也齊等齊謂湯與契等齊也韓詩外傳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因引此詩可證綴旒駿龐何玄子曰綴鄭云猶結也旒毛云章也章為冕飾襄十六年公羊曰君若綴旒然言諸侯反繫屬于大夫也此言綴旒與彼意相似而詞有正反之異湯為冕下國為綴旒者取其相繫屬之義也說文龐石大貌為下國駿龐者下國恃湯

以為安如倚賴于磐石然也齊詩以駿龐作駿驪謂馬也以馬比先王不倫甚矣其說皆可存共供同即無逸萬邦惟正之供集傳曰湯齊之義未詳又曰小球大球之義未詳又曰小共大共駿龐之義未詳按諸義皆未甚僻奧何遽云未詳耶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

九句一章六句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架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本韻同賦○維女荆楚居

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韻本○天命多辟設都于

禹之績歲事來辟勿與禍適韻本稼穡匪解此

無韻本或脫下一句集傳謂耳○天命降監下民

有嚴韻本不僭不濫不敢怠遑通韻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韻本○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韻本○陟彼

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

挺旅楹有閑寢成孔安韻本○王韻本不韻本命韻本其韻本

小序謂祀高宗按鬼方在荊州之地即今

貴州易稱高宗伐鬼方固自無疑此蓋後世特為高宗立不遷之廟祔而祭之之詩也

一章荆楚孔氏謂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人

得兩稱也架毛傳作深是訓冒者未然易

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詩云架入其

阻與之合可見非暫事也○命于下國

謂為下國所歸命也亦倒句孟子曰武丁

朝諸侯有天下○六集傳曰此章與闕宮

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按商在前魯

在後明是魯以商為藍本耳何疑焉無故自疑以起人之疑何也且不疑魯而獨疑商又何也其多云未詳者無非欲實其商頌多疑義之說耳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按稼穡匪解下疑脫一句則當為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

簡陽李志鴻校

附錄

韓城王也樵大令見寄姚子首源詩經

通論賦謝卻寄

潞河李嘉績代耕堂吟存

束髮初受詩頗知集傳謬古義邈其實小序讀恐後弱冠服鄭箋漢學足攷究所惜佳訓話情言或渺觀近聞姚氏論得失洗孤陋不獲一見之寤寐誰與授吾友王大令博文淵茂雅志精蒐羅快得蜀本舊遠道慎相寄開編豁句讀追維作者心萬辯入機發頓令

千載上諸說呈紕繆我生素迂鈍挂一輒萬
漏胝沫誦始終妙理忽通透皇哉大功臣直
欲買絲繡中年竊自幸極此觀覽富踏駁鑒
不遺舞蹈愜所邁得句報韓城寸衷結文囿

戊辰九秋重校
成都書局謹識

